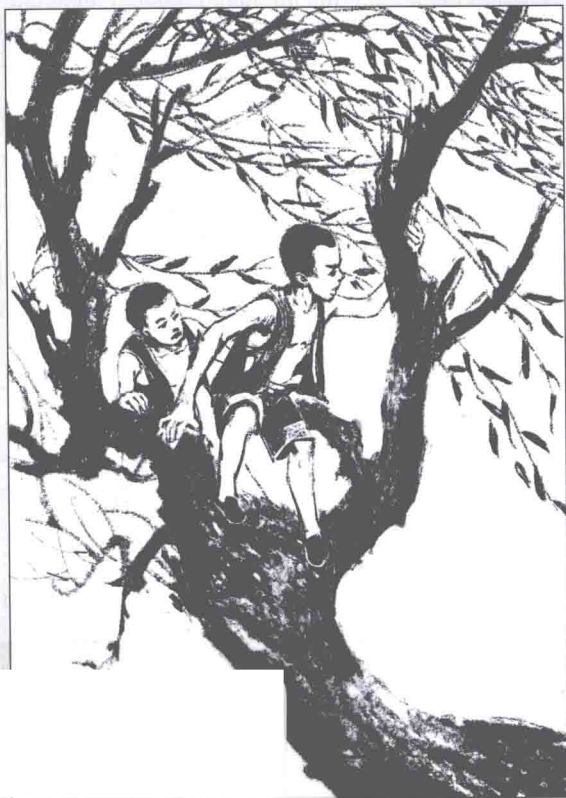


烽火少年

他叫王璞

翟英琴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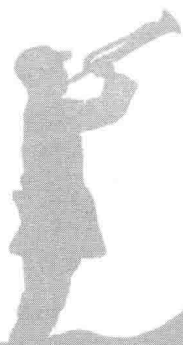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，但流传下来的故事，依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。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见证了那一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，记录下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烽火少年

他叫王璞

翟英琴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他叫王璞 / 翟英琴著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(烽火少年)
ISBN 978-7-5376-8313-5

I. ①他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888号

声明: 本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, 其中的部分人名、地名和事件既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, 也有作者的创作元素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(包括健在的以及逝去的)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, 所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小说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。

烽火少年——他叫王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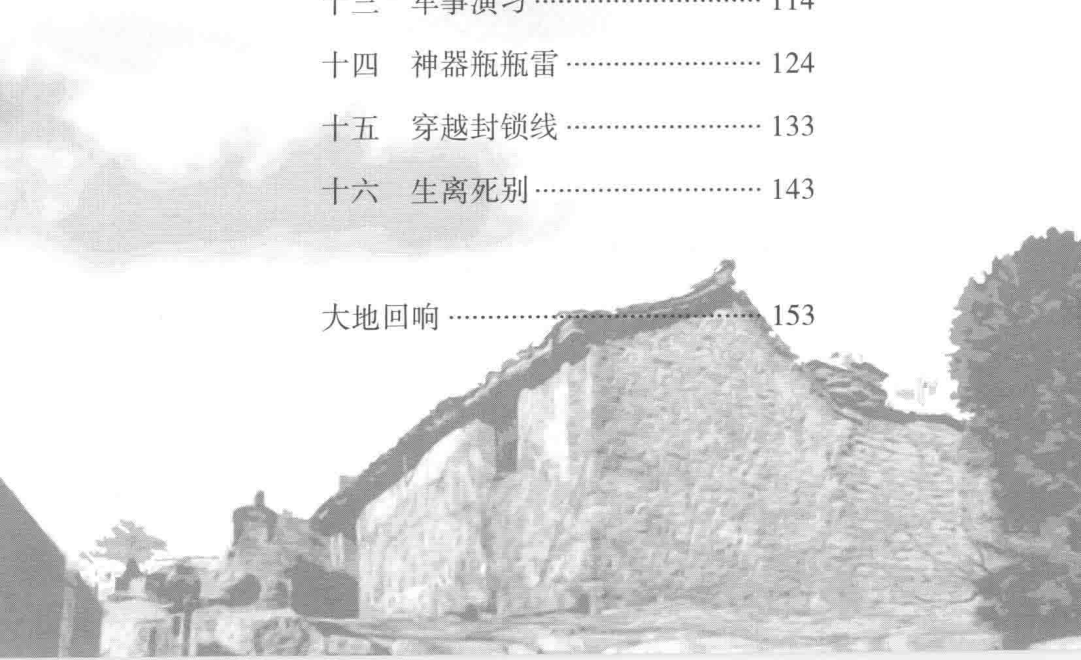
翟英琴 著

选题策划: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: 吴立刚
责任编辑: 刘彦萍 武国林 内文绘画: 吴子晋 徐 辉
美术编辑: 吴立刚

出 版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-87653015 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 (发行部)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×1300 1/32
印 张	5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6-8313-5
定 价	15.00 元

目 录

一 他叫王璞	1
二 山坡上的心事	9
三 地主庞大	20
四 暗藏诡计	28
五 黑鼻孔的秘密	38
六 村里来了八路军	48
七 突发奇想	56
八 一封鸡毛信	66
九 严格盘查	74
十 巧遇庞二	85
十一 吃一堑，长一智	93
十二 重任在肩	103
十三 军事演习	114
十四 神器瓶瓶雷	124
十五 穿越封锁线	133
十六 生离死别	143
大地回响	153



他叫王璞

那个男孩是谁？我和妹妹被姨妈带到屋里，他就一直扒着窗台看，好像我们长着犄角或者尾巴似的。那双黑亮的眼睛，透过窗纸上的窟窿盯着我和妹妹，似乎一刻都不曾离开过。

姨父闷头坐在炕沿上，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，连膘都不膘我们一眼。在他面前，我和妹妹好像是空气。我心里忐忑着，时不时用眼睛瞄着姨父。那个男孩一直在关注我们，我希望他快点儿走开，因为我感到屋子里有一种不妙的气氛。

“王福根，孩子都来了，你倒是说句痛快话！”姨妈用拳头敲着炕沿，对姨父说。

临出门前，妈妈告诉我，姨父大名叫王福根，如果以后有人问我是谁家的孩子，我该说是王福根家的。王



福根——我牢牢地记住这三个字。我满怀期望姨父能够像爸爸那样热情地对待我们。可是，眼前这个名叫王福根的人似乎在用沉默表达他的拒绝。

妹妹紧紧揪住我的衣襟，身体贴着我，眼睛在屋里转来转去，目光中有陌生，有新奇，也有一点点儿胆怯。我一动不动地杵在地上，像根小木桩。

“嗒！嗒！嗒！”姨父用力在鞋底上敲着烟锅。“人都来了，还问我干吗？都快晌午了，该给孩子们准备饭了！”他说。头不抬，眼睛不看我们，声音闷闷不乐。我瞅着姨父，心里想：“姨妈怎么会嫁给这样的男人呢？”

“你就是一头闷驴！”姨妈说着，急火火地出了屋，我和妹妹慌忙跟了出去。“你们在屋里玩吧，我去做饭！”姨妈看到我俩像尾巴一样跟着她，回头对我们说，“他就是一头闷驴，不是老虎，吃不了你们！”

“唉！”一声沉沉的长叹来自姨父。他站起身，我才发现他驼背。他的衣服全是粗布的，黑裤子被腰间的一条粗粗的布条系住，裤腿儿松松垮垮。我猜测他的腿差不多像竹竿一样细。上身是灰色的夹袄，也是松松垮垮的样子。

他走过来，从我和妹妹身边经过，在空气中留下浓



重的烟草味。我和妹妹急忙躲闪到一旁。

“嘿！嘿！”有个陌生的声音飘到耳朵里。我看到那个男孩在朝我招手。我犹豫着，双脚像被粘在地上一样，没有挪动半步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问我。

我紧闭着嘴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。妹妹的眼睛在我和他的身上扫来扫去，她好像在担心什么。我拉住她的手，眼睛盯着男孩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保护妹妹！这是妈妈叮嘱我的最重要的事情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他走过来，径直站到我身旁。

“闫家正！”我板着脸回答。我要用我的态度告诉他，闫家正是不可欺负的。

“闫家正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眼睛打量着我和妹妹，“你们从哪儿来？我们野场村没有叫这种名字的人！她呢？她叫什么？”他用下巴朝妹妹点了点。

“闫家妹！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说。他的个头儿跟我差不多，胖瘦也差不多。他跟我一样，留着平头，穿着一身粗布衣服。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大着胆子问。

“王兰贵！”他粗声大气地说，然后理直气壮地看着我和妹妹，“野场村没有叫闫家正和闫家妹的。你们



是来走亲戚？还是要常住？在这儿没有朋友吧？”

我和妹妹的目光都落到他身上，琢磨着他话里的含意。妈妈说，姨妈和姨父没有孩子。可是，家里怎么会有个叫王兰贵的男孩呢？他跟姨父同姓，难道是他们抱养的？我从未听妈妈说起过这事。

“哥！”妹妹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唉！要不是我们家被日本鬼子烧了，我和妹妹也不会像逃难一样来到野场村，更不会看像闷驴一样的姨父的脸色，也不会接受这个名叫王兰贵的男孩的盘问！我突然感觉很窝火，于是用斗鸡一样的目光盯着他。

“干吗这样看着我？”王兰贵说，“我住在隔壁，咱们以后可以做朋友！你愿意跟我去放羊吗？”

“你家有羊？”妹妹的眼睛像被火柴点亮一般，她看着王兰贵说，“我家原来也有一只羊！除了冬天，我和哥哥几乎每天都去给它割草。它长得可肥了！”

“你们真有钱！是地主吧？”王兰贵斜视着妹妹，满是敌意的样子。我闪身挡在他和妹妹中间，告诉他：“羊已经被鬼子抢走了！那原本是要拿去卖钱给我们做新衣的！”

王兰贵上一眼、下一眼地打量着我：“你们家是地

主吧？没有羊也可以是地主！”

我知道羊不是专属地主的。可是，我们的确不是地主！我爸爸是一名八路军战士，自从日本入侵中国之后，爸爸就跟着他的队伍走了。我和妹妹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也许妈妈知道吧，可是妈妈从不告诉我们。妈妈是一个有组织的人，虽然我至今都不明白“组织”是什么意思。妈妈说，等我长大后就懂了。所以，我也不去打听那些。我相信，我会一天天长大的！

看到我犹豫，王兰贵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敌意：“你不说我也猜出来了，你爸爸一定是地主！”

“你爸爸才是地主呢！”我梗着脖子反驳道。

王兰贵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地主没有好的！我们全家都为地主家干活儿，一年到头还要饿肚子！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不公平啊。地主家里有地，我们没有地，就得租种地主家里的地，否则，连稀粥都没得喝！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姨妈走过来，站在王兰贵身边说，“你们明天就要入学了。上学后好好学习，将来有出息，就不用受地主的气了！”

“嗯！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我给地主放羊，



爸爸和妈妈租种地主的二亩半地，每天还吃不饱肚子！”

王兰贵抚摸着肚皮说，“今天早上又没饭吃，我得边放羊边挖野菜去了！”说完，他朝院子门口走去。

“娃，吃了再走吧！你和家正同岁，明天还要一起上学念书。以后你就做家正的朋友。”姨妈一把拦住王兰贵，把他往东屋让。东屋总共有两间，一间是厨房，另一间是柴草棚子。

厨房里的灶上蹶着一口大铁锅。腾腾的热气从铁锅里冒出来，一股香味顺着热气钻进我的鼻孔。我的肚子便咕噜噜叫起来。这时，王兰贵的肚子也咕噜噜叫起来，声音比我的还要大。“哈哈！”我俩相视而笑，是爆发式的大笑。

妹妹腼腆地看着我和王兰贵，脸上绽出笑容。笑着笑着，她似乎意识到什么，忙用手捂住嘴巴，挡住她缺少两颗门牙的地方。

锅里香喷喷的是野菜汤——姨妈说，她知道我和妹妹要来，昨天去挖了一整天的野菜。汤里还飘着葱花，是野葱花——姨妈说她是在向阳的山坡上发现的野葱。她直夸我和妹妹有口福。

“有口福？我担心两个娃在家里被饿瘦！”姨父像



影子一样飘到厨房的门口，挡住部分阳光。我和妹妹停止喝汤，慌忙抬头看他。他的脸黑黑的，瘦瘦的，眼睛深凹进去，像铃铛一般大。“我去借了点儿粮食回来。”说着，他把一个瘪瘪的布袋交给姨妈。

也许姨父不是不欢迎我们，他只不过在担心我们在他家吃不饱肚子。我看着姨父，心里有点儿愧疚。“吃吧！有野菜汤喝也不错！”他瞅着我，眼睛中闪过一丝亮光。

“嘿嘿！叔叔，我蹭饭了！”王兰贵嬉笑着看着我姨父。

“吃吧，娃！总会有办法的！”姨父说着，转身向北屋走去。他驼着背，像是背上有沉重的东西在压迫他。

野场村对于我来说，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。我和妹妹都是第一次到这儿来。除了姨妈、姨父和王兰贵，我在这个村谁都不认识。所以吃完午饭，得到姨妈的允许之后，我和妹妹跟着王兰贵去放羊。那些羊全是地主家的。

第二天，姨妈领着我和妹妹去了学校。学校很简陋，教室也很简陋。这是一个新组建的班级。我九岁，上一年级；妹妹八岁，跟着我一起上了一年级。王兰贵也是九岁，跟我们在一个班。

教书的先生姓李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。他让我们喊他李老师。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可惜被眼镜遮



住了。他一一问过我们的名字，夸奖我和妹妹的名字好听。

“你叫什么呀？”李老师问王兰贵。

“王兰贵！”王兰贵站起身大声回答。

“哈哈！”同学们笑起来。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

王兰贵也不气恼，跟着同学一起笑。

李老师也笑了，他示意王兰贵坐下。“你的名字虽然不错，但我有个更好的！”他对王兰贵说，“王璞！王璞怎样？你喜欢吗？”

“王璞？”王兰贵皱着眉头思考着。

“璞是没有雕琢的玉石。王璞，我看这个名字很适合你！”李老师说，“‘兰贵’二字寓意不错，但不如一个‘璞’字有内涵！”

“好！从今往后我就叫王璞！”王兰贵——哦不，王璞高兴地说。

放学回到家，我问姨妈：“你知道隔壁王家那个男孩叫什么吗？”

“王兰贵呀！”姨妈以为我在调皮，用夸张的语气回答。

“不，他叫王璞！”我郑重其事地把老师为王兰贵改名的事和盘托出。

二

山坡上的心事

我是在 1938 年的春天认识王璞的，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。因为住邻居，又是同班同学，我很快和王璞熟悉起来，经常到他家串门。一来二去，我明白他为什么怀疑我是地主家的孩子了。

他的家可以用“徒有四壁”来形容，他的衣服补丁擦补丁。他会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崭新的衣服，一盯就是几秒钟。“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！在野场村，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有新衣穿！”他对我说。于是，我把衣服脱下来，跟他换着穿。他抚摸着全身的新衣，像是在抚摸稀世珍品一般。

“你要是实在喜欢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换着穿！”我很大方地说。

“你有许多新衣服吗？”王璞歪着头问。



我摇摇头。

其实，这是我唯一的一身新衣，是妈妈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。妈妈先用棉花纺线，再用棉线织布，又找来颜料把织出的白布漂染，然后比着我的体型裁剪，几天几夜才缝制成这身衣服。说实话，过年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穿几天。要寄居到姨妈家，妈妈说我们应该穿的干净利索，所以才穿上它们。

王璞看到我摇头，又问：“你就这一身新衣服吧？”

我点点头，眼睛看着地面。我不想跟他的目光碰触到一起。地面上正有蚂蚁在觅食，于是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小蚂蚁排着队前进。它们要去哪里？小小的蚂蚁，它们知道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吗？在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世界上还有蚂蚁的饭食吗？

“不能换着穿！”王璞快速脱下衣服，并要求我脱下他的那身旧衣。“还是你留着这身新衣服吧！到了野场村，估计你姨妈没有布给你做新的！”

“妈妈说，别舍不得穿新衣服，我现在长得快，如果放着新衣不穿，它会变小的！”我一边用细树枝拦住前进的蚂蚁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哈哈！衣服又不会魔术，怎么会变小？那是因为





你长大了！”王璞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说，“如果衣服能变大变小，那就好啦！唉！不说这些了，怪没劲的！”他把那补丁摺补丁的衣服穿好，催促我说，“跟我去山坡上放羊吧！山坡上有槐树！”说着还朝我挤挤眼。

“我得带妹妹去！”我不能把妹妹自己丢在家里，所以才对王璞提出要求。

“行！别说一个妹妹，就是两个妹妹也行啊，可以帮我看护羊！你最好带个口袋啥的！”说着，他开始在屋子里寻找。我急忙跑回姨妈家去喊妹妹。我在厨房找到一个布袋，是姨父借粮食用的布袋。我把布袋藏到怀里，走出家门。

我们三个来到山坡上。这山不高，石头缝隙和有土层的地方有绿色植物顽强地生长着。羊儿咩咩叫着冲上山坡，争相寻找草源。王璞朝天空甩着响鞭，洁白的云朵像是受到惊吓一般，飘移着躲闪……

“山上的野菜可以挖吗？”我问。我看到一簇野菜，正是姨妈给我们熬汤的那种。

“你说的是婆婆丁吧，也叫蒲公英！”王璞把鞭子插到石缝中，来到我身边小声说，“还有一种野菜叫荠菜，挺好吃的，一点儿也不苦！但是，我要提醒你，这山是